

飞龙全传

目摇摇录

第二十回	()
第二十一回	()
第二十二回	()
第二十三回	()
第二十四回	()
第二十五回	()
第二十六回	()
第二十七回	()
第二十八回	()
第二十九回	()
第三十回	()
第三十一回	()
第三十二回	()
第三十三回	()
第三十四回	()
第三十五回	()
第三十六回	()
第三十七回	()

第三十八回 ()

第三十九回 ()

第二十回 真命主戏医哑子 宋金清骄设擂台

诗曰：

摇摇扫尽浮翳世路清，行人相唤话衷情。

摇摇天星本是文明质，地界偏来指点灵。

摇摇风景有殊多阻隔，山林无路被占侵。

摇摇神威到处烽烟息，万世犹令仰德钦。

话说赵匡胤因与赵员外一言不合，激怒出门，气愤而行，错过了宿头，感得京娘阴灵儿执灯相送，因此又行了一夜。不期精神困惫，路逢古庙，将息了一日，至夜二更，果见庙有妖蛇。当时举动了神煞棍棒，大喝一声，望着蛇头便打。那蛇看见匡胤打来，便昂起头儿，一窜躲过，就望匡胤扑来。匡胤躲过，却扑个空。匡胤提起棍棒正要打下，只见那蛇盘动身躯，蓦将尾儿望匡胤鞭将过来，却鞭不着。那蛇也便心慌，仍复昂起这斗大的头儿，直扑将来。匡胤把身一闪，乘势将棍一搅，不端不整正中在七寸之间。那蛇痛极，已是半死。匡胤因黑夜微明，看不清切，只把棍棒一阵乱打，只打得不见动弹，然后住手。复又坐在板上，打盹片时，不觉村鸡三唱，日色初升。匡胤醒来，将妖蛇一看，委的长大，甚是怕人。遂向壁上留诗四句云：

遍走关西数座州，妖蛇为害几春秋？

神前棒落精神散，从此行人不用愁。

题罢，将神煞棍棒复将鸾带，束在腰间，背上行李，离了庙祠，望前行走。

这日正行之间，只见前面有所高大宅子，门首坐着一个老者，鬓发苍苍，往来观望。见到匡胤，离坐欠身，满面堆笑，道：“君子权且请留贵步，到舍下用茶。”匡胤见是老者相留，不好违他，只得同进大门，至厅上放下包裹，叙礼坐下。安童献上茶果，彼此饮毕。匡胤开言问道：“老丈，素未相识，今日见招，敢问有何见教？”那老者口称一声：“君子，老汉姓王，今交六十八岁，薄有些祖业庄子，这里冻青庄，人人称我百万。空有田园，吃亏了老年无子，为此往寺里烧香许愿，求子传宗，五十六岁上，才得生了一子。老汉以为大幸，可望承祧，谁知命薄，又得了一个残疾之儿，养至如今，长了一十三岁，却原来是个哑巴儿，并不会说话。老汉日夜心焦，无从法治。因于两月之前，有个算命的先生在此经过，老汉请他推算哑儿。那先生姓苗名光义，却也算得古怪。他说：‘哑吧儿，哑吧儿，今日不开口，他年宰相做公侯。’叫我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在此等候一位红面君子，他善治哑吧，可使能言。所以老汉诚心在此奉候。不想果应其言，遇着君子，若能治得小儿能言，老汉情愿平分家业，决不食言。”

匡胤听言，心下暗想道：“这苗光义虽然言言有准，句句皆灵，只这一桩事情，便是荒唐无据了。世间诸病有医，那见哑吧儿也可治得？况我又不知治法如何，怎的把这担儿卸在我身上？我如今若说不会，却又辜负了这老者一片诚心。不如将计就计，且含糊应他，哄过了此时，离了这里，管他会不会说！”主意定了，开言答道：“这哑吧儿在下虽然会治，只看各人的造化何如？能言不能言，乃系定数，不可勉强。可请令郎出来一看，便知端的。”旁边站着一个安

童即忙应道：“我家小相公，正在书房内攻书哩。”匡胤道：“既已哑吧，怎么会攻书？”安童道：“别人都会念书，我家这小相公乃是悟书。虽则整日不离书本，只好空作想，应个名儿，叫他怎样好读？”那员外喝道：“狗才，谁要你多讲！快去领小相公出来，好求这位君子医治。”安童应声去了。

去不多时，把哑吧儿领至厅前，朝上施礼，站立旁边。匡胤举眼看他，但见：

摇摇头带束发包巾，齐眉垂发；身着大红道服，满绣寒梅，衬衣鲜艳是松花，护领盘旋乃白色。齿白唇红，面如满月非凡相；眉清目秀，鼻如悬胆有规模。

匡胤看了，心下想道：“这样一个好孩子，生得大有福相，可惜是个哑吧儿。他既然出来，待我胡念几句，打发他进去，我便辞了，管他则甚？”遂问道：“令郎可有名么？”员外道：“他学名叫做王曾。”匡胤道：“我这个治法，只看各人的虔心，虔心若至，登时会言；若虔心不至，要等三年。”员外道：“老汉的虔心，无所不至。只把他治得讲出话来，就是老汉的万幸了！”匡胤即使用手把哑吧儿一指，口中念道：

“王曾又王曾，聪明伶俐人。

今日遇了我，说话赛铜铃。”

匡胤只当戏词，权为抵塞之意。那知金口玉言，好不应验。话才说完，只见王曾将身跪倒，口吐言辞，甚觉清亮，说道：“多谢指教，小子得开蒙混矣！”说罢，立起身来，又望着匡胤嘻嘻的笑了一声，竟往里边去了。看官不知，王曾是文星降世，数定如此。后来太祖得了天下，王曾得中三元。至太宗御极之时，做了当朝宰相，辅佐朝廷，调和鼎

靠。此是后话，不提。

只说匡胤当时说了几句言语，果见王曾开口起来，连自己也都不信，着实骇异。那员外在旁，见儿子说得出口，心中大喜，惊异如狂，上前拜谢道：“感蒙君子神术高妙，治好了小儿。老汉有言在先，愿把家私平分，就请君子收纳。”匡胤道：“老丈不必费心，令郎开口能言，一则是他天资固有，二则老丈世代积德之处，与在下何能？敢行冒赐！”说罢，就要告别。员外怎肯放行？一把手执住，复请坐下。遂又问道：“适才尚未拜问，不知君子尊姓大名，府居何处？”匡胤答道：“在下汴梁人氏，父亲赵弘殷，官居都指挥之职。在下名唤匡胤，字元朗。”员外道：“原来是位贵公子，老汉多有失敬，幸勿见罪！但公子既然恁般廉介，不受老汉微资，万望屈驾在舍盘桓数月，少尽老汉一点之心，然后行程，望勿再却。”匡胤不好拂情，只得住下。每日款待丰盛异常，趋附之情，自不必说。

时当秋末冬初，员外见匡胤寒衣未备，即忙分付家人叫了裁缝，做了几套上好整洁的绵衣，送与匡胤御寒加减。其时就有村庄上的好事之人，你我相传，声闻远近，都说：“王员外家来了一位会治哑吧的神仙，委实灵异。凭你说话不出的，一经他神治，便会开谈。”登时哄动了许多愚夫愚妇，不论若远若近，是女是男，如鸦群蜂涌的一般来到冻青庄上。就把王员外家的大门团团围住，一齐喧嚷起来，声声要请神仙出来医治哑吧。当有庄丁进内通报，匡胤只得出来道：“列位休得罗唆，你们来的已不凑巧，我这治法本有定则，一年只治得一个。若是有缘，明年再来相会。”众人听说，一齐乱嚷道：“你只认有钱的，就肯医治；我们穷人到

此，就这等嫌贫憎苦，不肯好好儿医治。同是一样的儿人，却两般看待，理说不去，情上难容。”这个说着，那个就拾泥土乱丢；那个喧闹，这个就把砖块乱打。一时间，闹得匡胤无主，只得往内就跑，紧紧的把大门闭上。也顾不得告辞员外，背了行李包裹，叫庄丁领路，悄悄出了后门，往前竟走。

又来到一个村庄，地名桃花庄，有座酒铺，开在那里。走将进去，叫店家取酒来饮。方才坐下，只见一个行客，慌慌忙忙奔进店来，把桌子一拍，乱叫道：“打酒来，打酒来！不论热的冷的，只吃一壶，助助兴头，好去看打擂台。”那店家慌忙取将酒来，摆在桌上。那人筛来便吃。匡胤听说“打擂台”三字，即忙问道：“请问朋友，这个擂台是何人所立？不知在于何处？”那人一面喝酒，一面答道：“这座擂台，就立在这里桃花庄西首，乃是桃花山上的三个大王所立。”匡胤道：“那大王叫甚名字？他的武艺如何？”那人道：“这山上的三个大王，乃是一母所生的；大大王名唤宋金清，二大王宋金洪，三大王宋金辉，还有一个妹子叫做宋金花，一般的本事高强，武艺出众。聚了许多好汉，住在这山上，做那英雄事业，霸踞一方，无人敢犯。因此在山上摆设擂台，每逢三六九之期，轮流下山，上台比武。那台上摆着许多金银做采，若有一个上台打他一拳，赢他一锭金元宝；踢他一脚，赢他一个银元宝。若是输了，给他十倍。每里只有输与他的，再不见有人赢得。今日轮流大大王上台，所以要去观看。说罢，会了钱，出店而去。

匡胤听了，一时心痒，也只吃了一壶，还了钱，出门往西而来。走不多路，只见那边果有一座擂台，四围观看的人

如山似海，甚是闹热。只见那台上立着一条好汉，扎束得十分齐整，正在上面耀武扬威，对着下边说道：“你们众人中，可有本事么？便请上来会俺，赢得俺时，金银相送；怕给十倍的，休得上台出丑。”说不了，早见匡胤分开众人，一个飞脚跳上台来，大喝一声：“小辈休得夸口，俺来也。”只这一声，把宋金清唬了一跳，皱着眼把匡胤一看，暗道：“好个红脸汉子！”便道：“你这红脸大汉，敢是要与俺比手么？”匡胤叫道：“宋金清，闻得你大有本领，故此俺特备十倍金银前来会你。”说罢，放下包裹，脱去了袍服，摆了两个架儿。那宋金清大怒道：“红脸贼！怎敢道俺名字？”照着腿就是一脚。匡胤将身一闪，却踢个空，就势打个反背。宋金清用个泰山压卵势，望着匡胤打来，匡胤把身子一迎，故意失脚一滑，扑通的躺倒台埃。宋金清心中大喜，便使个饿虎扑食势，来抓匡胤。匡胤见他来的凶猛，就使个喜鹊登枝，将双足对着宋金清的胸膛，用力一蹬，早把宋金清踢倒。即忙跳起身来，上前擒住，双手拿住了宋金清的两腿，提将起来只一按，把宋金清的粪门劈开到小肚上，活活的分为两半，望台下丢了下來。

那台下有十二个徒弟，百十个喽罗，大喊道：“休叫走了红脸贼！快些拿住，与大大王报仇。”说罢，一齐举动枪刀，围住了擂台，喊声如雷，乱箭齐发。匡胤见势头不好，又没避身之处，心中着慌，舍下了行李袍带，跳下台来，赤手轮拳，打开一条活路，往南疾走如飞。正是：

撒手劈开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门。

匡胤正走之间，后面喊声大举，追赶上来，看看将近。怎奈寡不敌众！难与争锋，只是望前飞奔。正在危急之际，

忽然布起一阵黑雾，迷天暗地，掩石遮林，那喽罗失了路径，又不见了匡胤，只得回展桃花山报信去了。

匡胤见大雾退了贼兵，心下稍定，慌忙奔赶前途。当时来至一山，正在行程，蓦地里刮起一阵大风，十分利害。风过处，忽听呼的一声跳出一只斑斓猛虎，张牙舞爪，摆尾摇头，望着匡胤便扑。匡胤侧身躲过，那虎扑了个空，展身复又跳将过来一抓，匡胤跳过一边，说声：“不好！前有猛虎阻路，后来贼寇来追，我命今番休矣！”正说着，那虎又把身儿吊展过来。匡胤一时慌了，不将拳去抵敌，只把眼儿往后一望，只见路旁有株大树，迈步上前，扳住了树身，扒将上去，坐在枝上权为躲避。那虎却又作怪，见匡胤走了上去，跳将过来，也便坐在树下，把嘴向着那树根儿，只管去啃。堪堪的啃去了一半，那上面的树枝儿，就不住的摇晃起来。此时匡胤心中好不着急，说声：“不好！这孽畜把树啃去半边，吊将下去，不是跌死，就是落在他口里。”心中一急，冲破泥丸，现出一条真龙，在空中升腾旋绕。正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才退贼兵，又逢虎厄。

不说匡胤有难。且说这座高山，名为困龙山。山上有一座古寺，名为蛰龙寺。那当家长老法名昙云，本是残唐时的大将马三铁，曾做潼关总兵，后来去职修行，住居此寺。寺中有五百名上堂僧众，个个拳棒精通，都听长老法纪。这日有两个僧人要往涧中取水，走出山门，忽见树林边坐着一只猛虎挡住去路，连忙跑进寺中，至禅堂报知长老。那昙云长老骂道：“这孽畜，怎不在深山养静，擅敢扰害生灵。”分付：“徒弟们！跟我前去走走。”说罢，立起身来，取了一

只铁胎弓，三枝连珠箭，领着大众出了山门，立在阶沿石上观看：那树林边，果见一只大虫在那里啃树；又见半空中，现着一条赤须火龙。长老看了，微微冷笑道：“我这寺门，乃清静之地，岂容这两个孽畜在此作耗？”左手弯弓，右手搭箭，正要射去，旁有一个徒弟叫道：“师父且慢！那树枝上还坐着一人，这龙就是他头上现出来的，想必是个妖怪。”长老听了，定睛一看，果见一人在树枝上坐着。心中想道：“必竟这人遇着这虎，怕伤性命，因此扒在树上暂且躲避，等候人来救他。如今猛虎啃树，他心下岂不着慌，一时害怕，故此迸开顶门，现出此物。此人有此奇征，日后福分不小。待我出家人救他一命。”正是：

收起降龙意，又生伏虎心。

长老执定了弓箭，对着猛虎正待放去，众僧齐声道：“师父，不可！”长老道：“我要射虎救人，尔等缘何又说不可？”众僧道：“师父，我们佛家弟子，慈悲为本，方便为心。方才既不射龙，如今却要伤虎；放了一个，害了一个，岂无偏见之心？”长老道：“依你们便怎样？”众僧道：“若依弟子们主意，且把大虫哄去，救了树上的人，两下都不伤命，这便是慈悲之心了！”长老道：“说得有理。”放下了弓箭，就叫众僧上前哄去大虫。那众僧齐声呐喊，共力驱除，指望大虫跑了去。谁知他任你呼喝，只是不睬。长老道：“尔等退后，待我分付于他。”遂大声喝道：“你这孽障，此是乃清净法门，谁许你在此作耗？若不快走，叫你目下就要倾身！”长老方才说完，那虎立起身来，望着长老，看了一眼，抖抖毛，竟是望深林里去了。众僧夸奖道：“终是师父法力无边，只几句法语，就叫这畜生去了。”

那长老见虎已去，望上叫道：“树上君子，那大虫已去远了，你可放心下来。”此时匡胤被虎唬慌，真元出现，正在闭目凝思，待其天命，故此众人喧闹，不曾相闻。及至长老到树边叫唤数声，一如提撕惊醒，便尔元神归窍，清晰如初。开眼一看，果然猛虎已去，看见许多僧人立在下边，方才放心，溜下树来。到着寺门，细看那为首的老和尚，生得清奇古怪，老耄雄伟。以下僧人，尽多壮丽。但见那老和尚：

摇摇双眉似雪，两鬓如霜。面犹蟹壳，狰狞不亚揭波那；目若朗星，润泽无殊阿罗汉。毗卢帽整齐抹额，貌端端显得佛相庄严；红袈裟周正披身，气昂昂露出英风凛烈。两下门徒齐拥护，一如捧月众星辰。

匡胤见长老这等丰神，不住的暗暗喝采。那长老也把匡胤细观，见他面貌神威，隐隐君王之相；身材厚重，堂堂帝主之容。心下也是暗喜，满面堆笑，开言问道：“不知君子尊姓大名，仙乡何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匡胤答道：“承长老下问，在下家住汴京，乃殿前都指挥赵弘殷之子，名叫匡胤，表字元朗。因到关西投亲，路过桃花山，见有强人卖弄，因一时不平，擂台力劈宋金清。不期他手下人多，一时难以抵敌，得便逃行，来到宝山，又遇了猛虎，所以权在树上躲避片时。正在危急，幸得长老相救，此乃死里逃生，皆出长老德！”那长老听说，满心欢喜，说道：“原来就是赵公子，失敬了！请到里面讲话。”把手一拱，接进了匡胤，将山门闭上。

彼此来至禅堂，叙礼送茶已毕，匡胤问道：“请问长老法名，俗家何处？乞道其详。”长老道：“老僧法名昙云，

又名佛瑞；俗姓马，名三铁，残唐时会为潼关总兵，与令尊有一面之交。后来因见国事日非，天心已去，弃职归家，来至此处出家，修心养性，远避俗缘。方才打死的宋金清，乃是桃花山的大王，本寺的施主。公子一时豪举，力劈此人，惹下滔天大祸。他还有二个兄弟，有万夫之勇；一个妹子，有妖法之能。手下有许多徒弟，五百喽兵，方才没有赶上，一定回山报信。他兄妹三人闻知大王被害，必来报仇。只是众寡不敌，如何是好？”

匡胤听了大惊，心中想道：“我指望避祸，如今倒自投罗网了。原来他与贼人一党，故此哄我进来，就把山门紧闭，心怀不测，心有鬼谋。我欲待打出山门，预寻生路，看这和尚年纪虽老，豪气尚存，况有众僧帮助，怎得出门？若徒坐观动静，时刻提防，亦非自全之策。”左思右想，一筹莫展，忽又想道：“我如今误入他门，料难出走，不如用一苦肉计，看他意向若何？”便道：“长老！那大王既是宝刹的施主，在下至此，谅无得生。可将我绑去送上山寨，一则遂了他报仇之心，二则也见得长老的无量功德。望即施行，莫须故缓。”那长老听了，笑容可掬，说道：“公子！你不必多心，休疑老僧有甚歹意。那宋家弟兄，虽是我寺中施主，却非心愿。因老僧贱名难犯，故假布施之名，暗里结交。老僧久欲驱除，因是无衅可乘。且独力难以大举，故得养成锐气，以至于今。况贫僧与令尊有一面之交，焉肯把公子献与贼人？我想他此来，必定先到寺中搜检。不如将计就计，我与公子并力同心，结果了这伙毛贼，与地方除其大害，这才是无遮无量绝大的功德。”匡胤道：“长老果有此心，还是戏语？”长老道：“老僧并不虚言，公子勿疑。”匡

胤道：“长老有此盛德，不知计将安出？乞道其详，以释愚怀。”那长老用手一指，说出这个计来。有分叫：僧俗同心，蛰龙寺中顷刻尸横血溅；兄妹报怨，桃花山上登时瓦解冰消。正是：

共叹荣枯诚异日，堪悲今古尽同灰。

毕竟长老说出甚么计策？且看下回自见分明。

第二十一回 马长老双定奇谋 宋太祖连诛贼寇

词曰：

摇摇羁人怀旅，回首乡关远。莺声催泪痕，方踟蹰，烽烟满眼。平生志奋，欲尽扫妖氛。任角逐，逞追奔，指顾旌旗断。神谟妙算，援赠缴施羊犬。连弩绝归程，漫赢得，泉喷风卷。元凶已馘，编鄙见尘清。鸿路靖，豹山宁，显得男儿愿。

右调《蓦山溪》

话说昙云长老见匡胤疑他有相害之心，便说道：“公子何用疑心？老僧委的真心，故此屈留公子在此商议。必须设一奇谋，将他剿绝，方无后患。”匡胤道：“既长老有此盛德，请问计将安出？”长老道：“老僧有一神弓，名曰‘插靶铁胎弓’，又有三枝连珠神箭，今交与公子，伏在大殿供桌之下。我把贼人哄了进来，见机行事。公子只听我口念‘工’字为号，就便开弓放箭。天幸得能成功，结果了一个，就少一个帮助了。”说罢，把弓箭递与了匡胤，把那射法架势，教了数遍。

匡胤天资敏捷，一教就会。跟了长老来到大殿，钻在供桌之下，放下了桌帏，安排停当。又分付众僧，把山门大开，若有桃花山贼人到来，只管放他进来，不必拦阻。众僧答应一声，开了寺门，等候不提。

再说那追赶的喽罗，被黑雾迷路，回展桃花山，报知了兄妹三人。那兄妹三人闻了此信，一齐放声大哭，切齿咬

牙，务要追拿回来，报仇泄恨。当时留下宋金花看守山寨，兄弟二人点起五百喽罗，一齐下山，望前追赶。

到了蛰龙寺，将山门围住，高叫道：“寺内和尚听者：方才有一红脸汉子逃走到此，谅着在你寺中藏躲。你们快快献将出来，每年加增你十万钱布施。”山门上的众僧，连忙报与长老。长老走将出来，一见了兄弟二人，满面堆下笑来，问道：“二位大王，带领人马到来，不知何故？”宋金洪道：“长老有所未知，今日早上，有一红脸贼人与俺大哥在擂台上放对，不料俺大哥一时失手，被他劈死。言之痛心！喽罗们正要拿住，又被他走了。故此俺便前来追赶，不知可曾到此？若在你寺中，快把将来与我，定然重重相谢。”长老道：“原来如此。只是我寺中并未曾看见，大王再往别处追寻，不必耽误。”说罢，展身进去，把山门闭上。

宋金洪见了，心下疑惑，道：“兄弟，方才我们到时，山门大开；如今听着我们要寻，他就把山门闭上，其中必有原故。你可在外看守张望，我进去搜寻一番，或者仇人在里，也未可知？”宋金辉道：“哥哥言之有理。”金洪下马，带领三十名喽罗至山门前，一齐叫门。那众僧做成圈套，就把山门开了。金洪当先，喽罗在后，一齐进了寺门，来到大殿。长老迎将出来，道：“二大王，想不信贫僧之言，要来搜么？”金洪笑道：“俺实不信长老之言，只得要得罪一遭。”就叫：“喽罗，与我进去搜寻！”喽罗答应一声，跋步下殿，从两廊搜起，复上大殿，往罗汉堂及天花板内，至厨灶僧房，地板天井，各处搜寻，并无踪迹，出来回了宋金洪的话。

金洪喝道：“你们这班奴才！未曾搜到，就来搪塞。这供桌底下为何剩着不搜？”长老听了，暗暗笑道：“谁说不在供桌底下！总然搜出来，我马三铁在此，怎肯叫你拿去。”当下喽罗走至供桌跟前，正欲将桌帏掀起。只听得檐前风声骤发，就地滚滚尘埃，早来了两位护驾神祇。只见那左边的装束得十分凶恶，异样惊人。怎见得：

头上纸锭映风飘，散发垂肩眼坠梢。
脸带凶愁如粉洁，口涂噀血似湾超。
白布袍儿腰系草，轻麻裙子只穿鞦。
手中端就长杨拐，护驾丧门神圣标。

再看那右边的，更觉威风。但见：

头带银盔光闪烁，身披锁子鎧鎧甲。
右手提着方天戟，左手托座黄金塔。
镇静威仪神道伏，庄严色相佛门钦。
陈塘关上有声名，蜃龙寺中来保驾。

两位神圣站在案桌左右，护住匡胤。那些喽罗正待掀起桌帏，早被托塔天王把黄金塔一幌，把喽罗的眼珠儿都幌黑了，一些也不见影响，只得走了下来回覆。

宋金洪道：“只怕你们搜的不细！今日有心得罪寺里，你们可再往各处细细的搜看，便见有无。”喽罗奉命，从新又从两廊搜起，直至卧房住手。这一回搜寻比前大不相同。但见烟尘缭乱，橱柜乒乓，千年古佛尽翻身，几处经箱多倾倒。喽罗寻了多时，出来回覆道：“前后细搜，并无踪迹。”金洪听言，心中闷想：“这红脸贼果然不到寺中不成？”正待起身，长老道：“二大王，如今可信贫僧之言并非虚谎。”宋金洪道：“这贼虽然不到寺中，不知逃往那里去了？”长